

# 谷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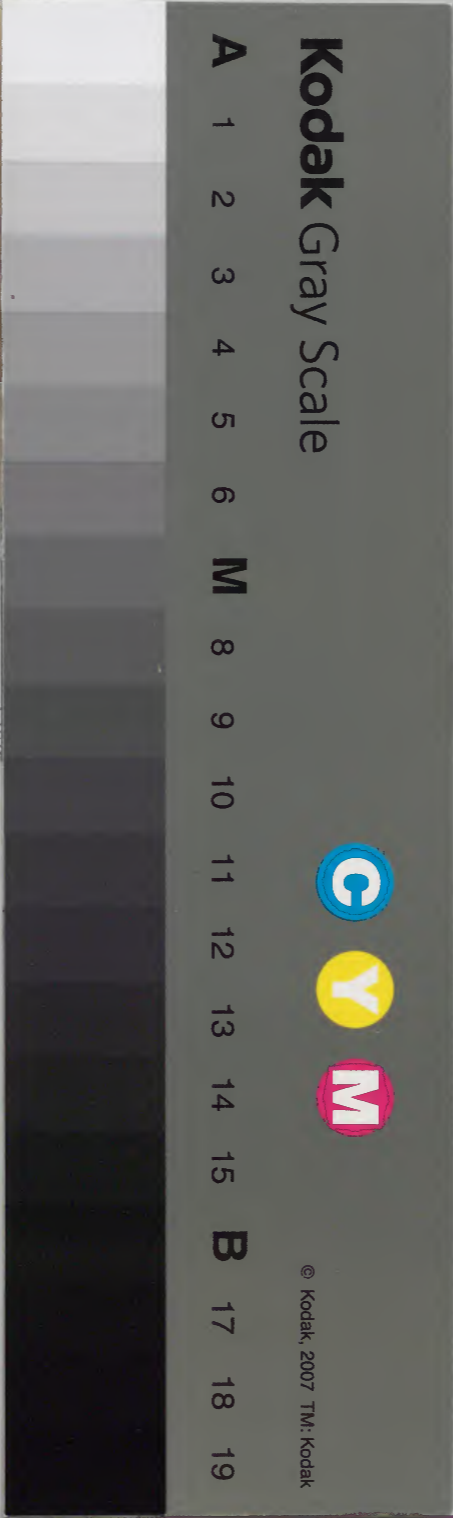
文五



漢書門類			
一〇	五	三	九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三	一	漢
七	〇	書
函	五	
一	三	
九	〇	九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539
冊數	10 ( 4 )
函號	317 14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容臺文集卷之五

之五

淺草文庫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論

愛惜人才為社稷計

丁酉江西程

君子欲人主重士而以人主之所尤重者予士則亦惟是重士之道當講也天子者勢至尊權至重也而不得以之震士者何哉八荒之內義莫不為臣升沉為雲泥用置為虎鼠夫是之謂至權萬乘



之主之社稷得焉而泰山失焉而累卵得焉而磐石而覆孟失焉而一髮引千鈞朽索馭六馬夫是之謂士權天子之權無所不震然世不乏枯槁之士則其權窮世亦不乏色舉之士則其權又窮而士之權不過夫驚社稷之主莫有窮也縱士驚爵祿君可驚社稷乎惟能重士而兩權者皆歸之人主矣劉元城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言重士也雖然難以比誼於淳古矣古之說曰立天子

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宮天下者無論已以周之十世也而周公營洛曰使有德者易以興焉無德者易以亡焉深乎深乎藏天下於天下而不私者乎迨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掩天下而爲一人之私利一家之私業一姓之私傳惟社稷之知而已矣雖然太上無私天下不及私彼中主者獨幸其以社稷爲一人之私利也凡入之情計其身者固工也



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家之私業也凡人之情計其家者固完也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姓之私傳也凡人之情計其子孫者固遠也要以無所不計而若之何專以人才當之有故矣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守在四夷者乃可以保四海安在天下者乃可以保社稷而安天下非獨運之能又非庸衆之任又非一士之力必望之四海九州之才士故正長之臣設則朝廷不煩輔拂之士信則君過不遠

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社稷之所以有基無壞者衆才之以也才有常乎崇長則盛矣芟夷則衰矣封植則榮矣摧殘則萎矣振作則銳矣沮抑則鈍矣顧其上所愛惜何如而世之不講於愛惜之道則已久矣蓋魯之相公儀潛也欲參分其國而與之而子思曰必潛之智若魚鳥可耳區區爵祿何足以餌天下士而得言愛惜乎哉今夫連城之璞斲則破焉必曰惜矣



又不以為琮璜為圭瓚而僅充珥佩環珞之用則  
卞氏之泣有甚焉者重傷故也豫章之木干霄而  
蔽日以爲明堂之棟即剪伐何辭哉蓋至於榱桷  
焉櫨椽焉而惜可知也已國於人材何以異此彼  
沉淪者義榮譴訶者名高公論鬱於上則必發於  
下天下後世多有愛惜之者於才故無害也惟夫  
矜悅之具鴟嚇之餘以被於士亦既儼然離蔬釋  
躋筵籍升朝不謂不用矣而人主者或代鳥飛或

逐馬走拘烏獲之臂掩離婁之目使士之所欲効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扃鑰九重叩關萬里  
牽於帷牆之制蔽於釜鬻之隔使士之所欲効於  
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左執殤中內豎柴柵敘  
遷有轉石之艱讜亮有嬰鱗之禍使士之所欲効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士於是時動則有橫木當  
路之阻靜則有抱火厝薪之憂進則無救時行道  
之實處則有尸祿洿朝之議將爲國寶耶或毀之



已曾不若懷而不售之爲愛也將爲國噐耶或壞  
之已曾不若藏而不試之爲愛也將爲國具耶或  
摧之已曾不若韜而不用之爲愛也此爲士計最  
病而况爲社稷計哉是故知愛惜者召以干旌贊  
以圭璧不爲芬也而在於饑渴嗜善之謙光燭以  
燿火爨以太牢不爲厚也而在於諫行言聽之實  
意築宮而朝清廟而侍不爲虔也而在於推心置  
腹之開誠四壇而觀九賓而見不爲重也而在於

罔兼罔知之推委倚之毗之尊之重之親之信之  
成之遂之一以爲股肱一以爲羽翼一以爲師保  
一以爲著蔡一以爲干城一以爲舟楫有用必稱  
其才有才必盡其用使天下之士精白一心展布  
四體聲稱書於竹帛成績紀於太常晏息而藩本  
朝臥護而制敵國夫如是乃謂之真愛惜吾不暇  
高論試言其近者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而罷  
役左右曰怨歸於君矣公曰不然春也魯國之匹



夫也而我舉之而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故有成其名以爲愛惜者此類是也桓公之用管仲也有司請事於公公曰以告仲父仲故能以其君霸居高國之上而人不稱踰焉與之書社地三百而富人不怨焉故有成其功以爲愛惜者此類是也武帝之於汲黯也以位尊不如丞相以用事不如御史大夫以貴寵不如大將軍青獨以懇見忠以直見禮自帝以下皆以嚴見憚而淮南寢

謀矣淮南憚黯繇將相大臣憚之也將相大臣憚黯繇武帝重之也故有成其威望以爲愛惜者此類是也斯豈愛臣太甚哉人臣無私名書曰斯謀斯猷我后之德則皆社稷之光矣人臣無私功詩曰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則皆社稷之勲矣人臣無私威語曰山有猛獸羨黎不採則皆社稷之衛矣非善計其私者耶不然彼公天下者不計身遺利害矣公天下者不計家遺成敗矣公天下者不計



一姓遺興亡矣直爲天下得人耳而乃四門以招  
之五服以章之一饋十起以賓之一沐三握以接  
之一話一言以思之所以惜人才者不遺餘力而  
此之私社稷者顧弁髦屑越輕天下士豈非宜深  
計者反淺宜完計者反疎宜遠計者反近乎此之  
謂不及私不及私者鑑在勝國之社矣雖然不獨  
人主責也亦在人才之自爲愛惜焉今夫世之小  
人崇邪醜正懷鱗甲設機筭以壞天下人才爲事

者比比是也而所謂人才者又復自相疑忌伐異  
黨同不幾於示奸人之隙而啓人主之厭薄也哉  
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一時之士固多表表者而  
皆以黨盡彼其初不能自計也而社稷之計亦荒  
矣吾又曰愛惜人才所以爲人主社稷計



論  
 夫君子之於學也  
 其始也必自其  
 本而求其末也  
 其末也必自其  
 末而求其本也  
 夫君子之於學也  
 其始也必自其  
 本而求其末也  
 其末也必自其  
 末而求其本也

木晦於根

君子之養德也宜何如哉觀天之道而執其機焉  
 如是而已矣夫學亦奚事高論矣乃不曰人而曰  
 天不曰天之理而曰天之機者何說也蓋人與天  
 地同宗與萬物同體而天地之所以變化萬物者  
 嘗藏於無端之宅而運於不測之紀雖遞相循環  
 而嘗虛其不用者以為用是吾人涉世亦須臾不  
 能違者藉不能靜觀其機而執之將立於日損日





喪之塗而犯造物之所忌豈道之所載哉至是而  
知天之未始不爲人用也請借木以終晦之說可  
乎夫晦何昉也晝夜相推而晦生晦非明也然而  
以育明也是代爲政者也而晦常爲明根焉不觀  
之月乎當其自鏡而弓自弓而鈎日就晦矣而說  
者曰非晦也而出庚焉而生魄焉而皎然以輝晶  
然以滿山河大地朗然以鑑焉是尚不爲明乎而  
不知有明者有明明者不明者能明明則晦晦固

明之根也而何疑於木夫木者其位震其神勾芒  
其方東其色青天地之盛德氣也然商飈動而葉  
驚嚴霜飛而枝槁當是時意其剝落摧殘之餘生  
理幾何而來茲無春色矣然而其葉彌凋其根彌  
固其條彌振其根彌深未幾而暖以黍律吹以閭  
闔灑以甘雨勾者甲者萌者茁者昌者遂者忽而  
生曄忽而敷榮豫章之墟鄧林之野皆是物焉孰  
休息是孰閉藏是孰居無事翕聚而散是則豈非



木晦於根亦明於根之驗耶天地一木也太極一  
根也是故天地之生非其所以生而天地之殺乃  
所以晦其生天地之成非其所以成而天地之毀  
乃所以晦其成天地之長非其所以長而天地之  
消乃所以晦其長未有絕而不續未有退而不進  
未有伏而不發大而爲元會運世之數小而爲禍  
福祿祥之變其端起於毫茫朕兆之前而其用著  
於宇宙民物之賸神乎神乎化工不得此其何所

賴以雕刻衆形乎微乎微乎君子不得此其何所  
賴以視躬遊世乎是故日視備色耳聽備聲君子  
曰是戕吾根者也而後視返聽以晦之詞肆雖龍  
談馳白馬君子曰是披吾根者也而如愚若訥以  
晦之名無翼而飛聲不經而走君子曰是蝕吾根  
者也而逃虛混俗以晦之功業蓋世威畧震主君  
子曰是危吾根者也而遺榮讓善以晦之尚綱於  
錦懷玉以褐大白若辱深藏若虛寧爲大樗無爲



朝槿寧爲散木無爲文梓寧爲龍門之枝無爲漢南之桺寧爲鬱澗之栢無爲憑社之棗寧避斤斧於深山無借先容於匠石凡以養晦也養晦故精蓄精蓄則有餘勇養晦故神守神守則有餘識養晦故氣完氣完則有餘量無爲也無用也而無不爲也無不用也之人也之德也鬼不得瞰其室神不得害其成五行不得拘其形陰陽不得尸其命不亦貫四時偃千歲而不改柯易葉者哉此何以

故也天之機欲藏不欲泄欲謙不欲盈欲靜不欲動欲穉不欲壯欲缺不欲完欲辱不欲榮欲拙不欲巧深根固蒂養晦之道也君子不能違天而能執天之行君子不能徼天而能先天之變以明爲枝葉以晦爲根本以襲明爲真晦以用晦爲至明彼其日用飲食於斯而何徃非生生之門乎不然雕玉以爲楮剪綵以爲花則小人的然眩然博流俗旦夕之觀而身名俱裂之道也茲木也君子謂



之重傷重傷之材無壽類矣吁其惟聖人乎蓋文  
 王當紂之際外柔順內文明不顯其德不集其統  
 以晦道終始焉故曰文王得易之用吁其惟聖人  
 乎朱子始以晦自志而及其遭偽學之禍也又能  
 以遜自止吁若朱子則可謂斯文梁木矣

生子當置齊魯之鄉

夫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本數動則天下不安為支  
 子者莫不有僥倖之心而思以姦天位其究也長  
 為社稷憂矣是故遠計之主必慎焉而其立子也  
 必以長不以寵廢公必以貴不以孽匹嫡其於太  
 子也早教誠不使習匪辟慎左右不使比宵人固  
 其本也固其本則天子雖有愛子弟曾不得越次  
 而求焉天下雖有強諸侯曾不得伺隙而動焉上



無恃叛之虞下無誅伐之患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輻輳竝進而歸命天子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置之得其道也而奚問所置之鄉乎武帝封燕王旦於燕帝春秋高燕王請入侍典宿衛帝怒曰生子當置齊魯之鄉亦左矣且帝何不反其本而思之乎帝自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建武中蚩尤竟天說者謂戾太子應之而生帝不深維國家之至計舉三代教子之法教

之而爲之開博望使之習江充卒也巫蠱之禍流及青宮長安之兵弄自骨肉雖壺關之請不能早悟亦忍哉夫戾太子且在庭闈非有燕粵之隔也世及爲望非有躡進之謀也帝之儒臣滿朝非無齊魯之彥也然而不免焉非失之所置之鄉而失之所置之術也太子旣廢則其時觀望者不少帝也於五王之中擇其長者賢者立之以絕天下之私望可也又以望氣之故寵鉤弋以堯母之說寵



鉤弋之子而鉤弋子故髻也安得不生燕王心哉  
及燕王既請宿衛欲端見矣帝誠計之或移之近  
國或傳之賢相雖曰衛之其實全之豈非置之安  
哉而畧不爲後慮至晏駕之後燕王與蓋主謀傾  
社稷不利孺子向非昭帝之明博陸之忠幾禍漢  
矣而燕王竟以國除可謂善置乎我實養亂而咎  
燕之不齊魯何也夫使置子必出於齊魯然後可  
則鄭之雜東何以封桓伯晉之曲沃何以封叔虞

而所謂殺雍之險江漢之阻皆古之所疏其支庶  
而遺之奸雄以荐食上國者耶文昭武穆鱗布四  
方齊魯何愛焉藉令齊必善國田常奚而滅姜魯  
必樂邦子允奚而弑主而當時楚稱封豕吳則荆  
蠻子西季札胡爲乎來哉帝惟慮不及此故其於  
本支之封衰之以分國於累世之侯除之以耐金  
至於矯枉過正魯無彊宗宣成以後鼎移外戚無  
藩王可以稱師者而文叔匡復起自徒步呼漢



如綫矣此則武帝之過也雖然漢之叛王大  
 於淮南長沙吳楚間故賈生曰最強則最先反最  
 弱則最後反而武帝欲以強國自王  
 國侯此有所激哉褚少孫五王之冊炳焉成章豈  
 不有見於置子哉至其弘獎之意惓惓齊魯則庶  
 幾敦尚風軌矣

夜氣浩然之氣

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愚以為孟子尤  
 深於易其所言夜氣浩然之氣者蓋易道也夫天  
 與人一氣耳人之生也圓顛而方趾含陰而苞陽  
 其形骸天地之氣也其心思神識天地之氣之靈  
 者也心之與氣果且有二哉心之與氣本無二也  
 而世之人蔽於形骸狃於嗜慾逐氣質之性而迷  
 其天地之性於是立教者乃判為形上形下之說



若曰以心御氣者聖也以氣役心者凡也皆一時應機之說也惟大易則不然直以一陰一陽謂之道而已矣陰陽者氣也道者心也心不爲精氣不爲麤心非形上氣非形下此孟子言氣之宗旨也夫言氣矣而曰夜氣者何也曰此易之復卦也天地之氣至垢而純陰矣陰極而生陽靜極而復動至於七日來復而天地之心見焉在一歲則爲冬之至在一日則爲子之半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復

之象也此孟子言夜氣之宗旨也夫言氣而曰浩然者何也曰此易之乾卦也易之贊象也曰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蓋乾者涵一元而爲體包四德以施化運而不息健而有常何剛大如之而大人者主靜主極終日乾乾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所謂塞天地配道義渾然乾德也此孟子言浩然之氣之宗旨也雖然養浩然之氣者必始於養夜氣夜氣之養也或先時而



迎之或後時而達之皆有易道焉其先夜氣而迎之也蓋取諸坤其後夜氣而達之也蓋取諸無妄何也陽之剝而坤也疑於無陽矣而安貞則吉故夜氣之未動也當有守靜無爲之功以翕聚而基發斂也及夫陽之剝而復也比於雷行矣而無妄則吉故夜氣之既動也當有察識擴充之功即工夫以還本體也此又孟子養氣之宗旨也乃所云夜氣者果可以晝夜論乎凡卒然而相觸無心而

自動若乍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生者皆夜氣也故說易者曰復卦建始萌而又曰冬至不在子所謂三百六十爻爻爻皆扶陽抑陰義也此孟子言夜氣而又有善端之說蓋其所得於易之深者固如此







攸適然未有不可以試而知者惟將帥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於見敵一試而不效是以國與敵也不可不慎也彼衛青牧豎也去病媒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謾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

也若曰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蹂將畧則吾以為將畧猶可知而數奇之與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管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為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耶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習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為賢衛霍獨否以故子長少之彼其進游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蓋有激云爾



可味昔也管親躋公各高一世宋孝宗辭以興成  
 限弄以爲深畧辭可賦而樓奇之與天幸其武不  
 也昔曰竄樓奇耳去詠天幸耳其劫頗非難辨畧

荀楊大醇小疵

館課

韓子曰荀楊大醇小疵宋儒不許也而并以訾韓  
 子之爽於鑑愚竊惑焉凡古之人窮一世而著書  
 其瑕瑜不敢自掩而以知言之權懸俟於千載之  
 後吾從千載之後安坐而程品之亦當平其心考  
 其世取其合道者以垂教而無刻核太甚徒以害  
 成而已則韓子爲近之而宋人無乃過耶宋人所  
 以詆荀楊者曰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老子爲可



取也是則不得稱醇矣抑韓子之所謂醇者固未  
深言之也韓子蓋闢佛老者也其說曰聖遠言湮  
異端蠶起隨俗染化賢者不免焉有能宗法孔顏  
嶽立砥柱勒成一家之言若揭日月而行者吾即  
以大醇與之如是而已矣荀子生橫議之世爲士  
者知有刑名不知有禮樂知有管商不知有仲尼  
子弓知有秦楚之戰功不知有湯武之王道而荀  
子作書三十篇自勸學以及於堯闢談古昔稱先

王縱橫宛轉若其家事此豈有待而興者乎子雲  
雖承仲舒毛公之後儒術稍著然當時士大夫非  
困於訓詁之支離則溺於詞賦之鞿梘未有深潛  
內照美厥靈根者而叩扃起鑰法言太玄以之吾  
不謂其彫蟲小技一變而契於主約守靜之旨也  
夫衛道之士代非乏人顧持論於義理大明之目  
者非難持論於邪正混淆之世者爲難承襲於師  
友記論之素者非難獨詣於淵源寡昧之世者爲



難二子者皆居其難者也其何以深排爲哉而就  
宋人之所排吾猶可爲二子原者何也古人之立  
言也達諸意後世之立言也匿諸理匿諸理者避  
駁以趨醇不示人以隙達諸意者則醇駁互見而  
不免於激揚之過其以性爲惡也是主修爲而過  
焉者也程子不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乎其以禮  
爲僞也是主忠信而過焉者也史遷不采其言以  
爲禮書乎其以老子爲可取也是主虛靜而過焉

者也司馬君實不以之贊易乎則二子之言固如  
豫章之寸朽黃瓊之黠瑕要以醇者勝也若夫論  
性命論道德則濂洛之傳直接洙泗無俟苛責荀  
楊矣管蘇子瞻論性以爲孟子言善荀子不得不  
出於性惡荀子言惡楊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皆  
起於相勝夫韓子以荀楊爲醇宋儒不得不以爲  
駁儻亦有相勝之意也夫



夫以清類夫韓子以帝制為國本而求其所以為  
 國本者則在乎言必信行必果不欺不詐不為  
 所欺不為所詐不為所欺不為所詐不為所欺不為所詐  
 夫以清類夫韓子以帝制為國本而求其所以為  
 國本者則在乎言必信行必果不欺不詐不為  
 所欺不為所詐不為所欺不為所詐不為所欺不為所詐  
 夫以清類夫韓子以帝制為國本而求其所以為  
 國本者則在乎言必信行必果不欺不詐不為  
 所欺不為所詐不為所欺不為所詐不為所欺不為所詐

讀鹽鐵論題後

館課

語曰梁肉可以養生藥石可以伐病二者不可一  
 廢在以時消息之耳晉漢文帝主和親之議致金  
 絮綵繒於匈奴甘蒙手足倒懸之誚然夷性叵測  
 邊陲歲苦侵軼烽火時通甘泉終文帝之世方內  
 未得寧枕而臥也假令因循不已將吏之氣日消  
 月靡其視與匈奴戰如驅羊攻虎心膽震懼石晉  
 靖康之禍寧不在漢哉此武帝所以采介冑之說



不至於封狼居胥空漠南之庭不止也帝旣窮兵則不得不以軍興之故而用棗孔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官山海以取奇羨其術則聖賢所不道其於佐縣官之急抑亦救時之用矣而文學槩以井田什一太古久遠之法狙擊之所謂從旁議者與當局異憂也豈通方之篤論乎若乃弘羊之計過則有在矣蓋武帝末年匈奴已自衰止及昭帝時將士承席鞭撻之餘烈介子不煩一

領甲不費一斗糧而立功絕域之外呼韓稽首已見其端矣夫旣已釋於干戈則并鹽鐵之利而散之與民休息明示天下以不貪此則識時務者首宜圖之而弘羊猶持其初說以抗文學吾不知其可也藥石以伐病病良而仍以之養生壽民爲殤子矣霍光之智固已辨此特不敢自發其端以暴揚武帝之失故借文學之議而均輸征權一切報罷若光者可謂知時務者也語曰窮則變變則通







而治安策之所從出者新書也新書雖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凡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皮日休讀其書謂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蕩而雅信所稱天下才者乎然書之粹者則治安策皆已備之矣即有策之所未及者如審徵客經勸學論誠退讓諸篇要亦爲談理之典刑然非適時之急務也吾以是知新書者賈子平生學術之淵源而簸揚淘汰以爲治安一策所謂痛哭

流涕長太息者其詞似激其造事而摠惻則固非不疾而呻不病而噎者也賈生而下其惟劉向乎觀其外戚疏昌陵疏忠憤激烈至使閹主心動又取諷諫之意撫集故實爲新序一書而妹喜妲己之戒腠理骨髓之戒班班寓言皆以感悟漢成雖間有頗謬如曾子固所譏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鑒則韓嬰而下勿論也此賈太傅之流亞也若夫陸賈之新語愚則有不能



無疑者矣。賈蓋知士也。立談而尉佗面內片語而平勃交歡。意其所爲書。雖非粹然儒術而縱橫押闔。開發人意。必有洋洋灑灑戰國之詞鋒者。今也其語駢而其氣繭且多闕其字以文其質。蓋齊梁間好事者聞新語之名而妄爲之耳。史稱高帝謂陸生曰。生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者。何我所以得天下者。何及古成敗之因。今新語中自道基以至思務十三篇。未嘗及此也。此曾何足以動帝之

聽者而輒奏。輒稱善耶。蓋子書之散失多矣。不獨新語而子書之僞如新語者。又比比也。豈新書新序之倫哉。雖然。士君子揆事圖策。則於三者何擇也。有賈之畧而當戒其疏。有向之懇而當去其誕。至於新語。雖云質哉。而吾終不以非聖之書。若墨子鬼谷者。與同日而語。何也。爲其近於儒術也。操此以往。於獻納有裨矣。







之於是有知命俟命之論其以濟易範之窮乎且  
 曷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語曰珠玉在肆觀者不  
 取一兔在野衆競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定者莫  
 如命彼其大塊爲冶陰陽爲爐同焉皆得雜爾密  
 移豐之非亭育之私蓄之非虔劉之志此分一定  
 有鬼神之所無奈何者而世之人內迷於情欲則  
 求勝於命外眩於感遇則求勝於命卒之命不可  
 勝而徒役役然爲犯教傷義之人何益焉故聖人

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舉念不敢與  
 命爭也然管之言知命者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  
 怨誹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心未能  
 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法勉之以修身  
 若良農待歲良賈待價非但委運於天一無所事  
 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立命者不然朕  
 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  
 陰陽爲柄則有先天而天勿能違之者而豈爲命



之所制乎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興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者何也曰爲中人設也中人之吉凶禍福也必制於命而其趨善避惡之心與趨吉避凶之心嘗交戰於胸中惟以命之說覺之則其趨舍自審故聖人亦爲之借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夭堯舜之子之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槩之若曰命之爲權非但衆人不能挽雖聖人亦無所施

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如其命何也則安可不知且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遇則言命者獨不制於命耶曰不然大易三百六十四爻皆及凶爲吉者也何嘗聽命也若夫彭殤齊壽窮通等觀達者能之而况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凶禍福者與世俗異顏以仁壽孔以道生雖要諸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侯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







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爲踞唐人之上三五年間  
游學就李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  
從前苦心徒費年月昔香巖在瀉山會下叅父母  
未生前一句機語不契遂已息心願作長年粥飯  
僧正余爾時境界也金門大隱十年多暇又長安  
官邸收藏鑒賞之家不時集聚復於項氏所見之  
外日有增益如韓館師之內景黃庭楊義和殷司  
空之西昇經褚登善書楊侍御之絕交書王右軍

書

停雲館定爲  
李懷琳者誤

王奉常之汝南公主誌虞永興書

王司寇之太宗哀冊褚河南書米元章之西園雅  
集小楷楊凝式之韭花帖正書更僕不數皆得盤  
旋玩味稍有悟入還山以來損其負郭收一二種  
如徐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時國詮所  
書善見律一萬字備具楷法人間鮮見雅不喜趙  
吳興書近有老廣文戴公自嶺表歸裝中貯吳興  
小楷內景經一卷數千言少一百九十字俞紫芝



補其未絕類楊上真乃吳興生平神品頗恨晚而  
 獲見唐人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奈之何  
 周生坐擁萬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黃山  
 勝遊不復可續周生饒濟勝之具新安江清淺見  
 底舩艫順流至我谷水只數日間若與汪儒仲乘  
 興一來觀茲真跡所謂讀書十年不如一日詣習  
 主簿者也周生以為何如

議

救荒弭盜議

閣試

天下有救災之計又有轉災為福之計水旱頻仍  
 盜賊嘯聚國之災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  
 矣而曰轉災為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  
 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  
 也凡天下所以患盜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  
 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



盜而又惟民饑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饑災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姦雄用之則倡亂之構也使國家拊之則富强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頃者天不降康肥蠶爲虐吳越江右連州接境際此荒沴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孥孤踪獨逝鄭俠之圖所繇以作誠得綱紀之臣

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團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備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候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曠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乍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温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



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晉西晉之亂起於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爲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効而况倚辦於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爲福者此也若夫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軍興議

禹謨曰六府孔修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五穀以爲賦五金以爲貢禹貢田賦與物貢竝用故有惟金三品之文今則偏重於田賦而五金之開採有禁所謂六府者廢其一矣且夫禁之者將以用之也遼東金復海蓋皆曠之所自出一旦沒入於虜如齊盜糧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衰世苟且聚歛之術無一不用顧獨縮舌於開採以爲老成爲經



濟其故有二迂者恐蹈言利之名孱者恐釀首事之禍故明知其有益於救時而莫肯出頭承當耳記不云貨惡其棄於地乎大學言生之者衆凡可利於民者若茶若鹽無所不權皆謂之生而獨農畝爲生乎若夫礦徒之聚不能無爭則有礦之處必有守巡兩道所養之兵此兵者縱不能臨陣殺賊獨不能自衛於開採經月之間消弭其或然之變乎且滇中行之二百餘年有司大吏之奉入無

一不取於礦安在有首事之慮也大都謀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各從其所重所急以爲轉移如九邊互市其弊必至於廢武備成積弱厥初議起羣臣動色相爭亦是長慮然行之六十年邊廷之氓保全首領蕃育妻孥何啻萬萬則以新鄭江陵與蒲坂獨斷獨行不畏和戎之名不畏首事之禍所謂安社稷臣也否則如項者奴禍不知六十年中中幾何番矣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計



國家歲入不過四百萬只一關門每歲六百萬尚  
安得有剩力餘資以募兵而求猛士余謂宜如岳  
武穆精擇背嵬五百轉相訓練得三四萬人長聚  
畿南呼吸相應以防奴酋之稀突京師安枕臥矣  
或曰子修國史於

神廟時請罷礦稅者不習聞之乎余曰此時惟以  
營三殿爲語端猶是可緩可急之事曾如今者虜  
騎充斥郊畿震驚陵寢否曾以萬騎蹂躪我內地

破五縣據一府如入無人之境否我師殺虜三頭  
虜屠一壯縣以報虜所掠子女玉帛無萬數而我  
師得其一領甲一隻箭騰之奏牘舉朝賀捷笑破  
人口如此否是則

皇上之赫斯怒討軍實蘇軾所謂天地鬼神諒其  
有必不得已之實者也且事領於撫按不遣中使  
不擾閭閻正以爲鞭撻奴酋之資又何至如歲歲  
加派吸民膏血一方有急四面從之爲土崩瓦解



之形乎試以吹入籌國者耳中或有省否

不計開闢五以爲難其政首之資又

不決不替以爲實其患且非除

星上少赫既成所非實地而

入口咬北否其明

明辨其一時中一其商想也

其止一其孫以勝其利平

其止一其孫以勝其利平

奏疏

議國計疏

館課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

與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冢宰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用國而不知

國計之虛實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邇者大

司農條奏當今仍歲儉之餘蠲恤之後一歲之入

不足以支半歲之出公私之積真可哀痛雖棄孔



持籌不能罄空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者即有三年九年之蓄僅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常一歲之用即撿括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盡度支累年之積以爲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屈強半者夫司農告罄矣其勢必借財於水衡水衡告罄矣其勢必借財於大僕大僕告罄矣其勢必借財於內帑展轉數年而內帑亦盡矣則安所取乎今關市之禁已至於無可復嚴矣厨傳之供已至

於無可復嗇矣宗室之祿已至於無可復薄矣邊軍之餉已至於無可復削矣其所目前停止而可入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衰世苟且之弊亦惟開納爲甚非謂其褻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謂其以朝廷爲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於溝壑也所謂債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於貪墨



手償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四海為家彼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之酬也且開納之弊今已被之矣自殿館而金吾而光祿而鴻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名色武官者徃徃為真以濫戍行之任縱狼養羊計無左者必也一切閉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者也上自輦轂下至州縣文移對簿詞訟追呼租

稅徭役出納糾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廢產非盡縣官徭役使然也大半盡於吏家矣此其初亦以貨進尤當責之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剔自今以後日減一日勿令滋殖者也此冗員之當議者也夫內府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司農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社鼠



難薰路馬難齒徃徃乘輿之費一而乾沒之費十  
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實漏卮得無慮乎此弊竇  
之當清者也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  
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  
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  
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  
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嚮之所有今人見  
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

類日繁耕者寢寡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  
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者也  
自古理財用人相爲表裏今吏治日敝徇名失實  
其所謂治財者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摅拾麻  
麥而喪丘山者也假借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  
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則  
有清謹自好者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  
而不問坐使猾吏上下其手幾曾有血誠真意爲



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飭者也最可痛者國家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寸以聚艱關以輸乃輦而歸之於夷虜歲幣不貲蓋數倍於初講之時至殿刻軍士之月糧以待其非時之索者又稱之矣竊讀三邊帥臣之疏謂醜虜寒盟其形已成以理度之大都止其歲幣則變速而禍小益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醜虜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國家空虛而歲幣之

日增有所不可繼也夫挑戎首難誰謂長計然今歲遼左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於戰獨不能堅壁清野擊其情歸乎以歲幣之半平時則養軍有事則犒士獨不足用乎國家守邊二百五十年其爲款市者二十餘年耳未見二百餘年皆中虜也扁鵲之治病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湊理亦治病在骨髓則不治今國之窮於虜不止湊理病矣付此不講而曰節儉何裨於事哉夫國計之急



在者聽之近而迂濶無用之言豈足以救時乎顧  
 國家之所以困者非一朝夕故也繇其於迂濶無  
 用之言一切弁髦之積漸至此耳語曰見兔而顧  
 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之議止此  
 惟

聖明採擇

陳言時政疏

閣試

臣聞居盈而戒豫者聖主之慮也憂盛而危明者  
 蓋臣之思也指瑕而摘蝨者進言之節也矜愚而  
 採善者從諫之明也故下不以主聖而怠藥石之  
 規上不以時平而忽狂瞽之論何也天下猶一身  
 也治天下猶治身也善治身者不幸其今日之強  
 健而常計其後之無衰善治天下者不幸其今日  
 之治安而常計其後之無亂欲後之無衰必察於



和扁之言而調其漸雖飲食嗜欲之無所過差亦不厭其言之切而防之周也欲後之無亂必審於忠臣之論而窒其萌雖政事紀綱之無所缺失亦不嫌其計之過而辭之激也竊見陛下以神聖御極而又能信任忠賢緝熙聖學百度咸理四微無驚誠亦已致治安之盛矣然陛下春秋日茂聰明日廣正嗜慾愛勤之所基也故人臣之忠愛陛下者不以今日之已致者爲幸而以他日之所

常保者爲憂何也難成而易敗者位也難勤而易怠者學也難約而易侈者心也難親而易簡者正人碩輔難疎而易惑者左右之便辟狎昵也故臣不敢槩摘天下之事而惟條其有關於聖學政治之本原者以獻惟陛下思其難而采納之天下幸甚一日嚴保身之戒夫陛下臨御以來嗜欲未形天真純固其保身可謂至矣然臣以爲是時聖母調護於內而輔臣翼贊於外今輔臣翊贊猶



昔而  
聖母之調護亦少疎矣然則 陛下之起居動息  
飲食嗜好其皆當理而無欲耶大臣不得而知也  
夫

聖母既有所不見而大臣又有所不知則左右近  
昵之所以娛蕩而誘惑之者視前日必且信矣惟  
願 陛下惕然常省凜然常思以此身為天地宗  
社生靈之倚毗凡所以靡曼於耳目而娛悅於心

志者皆以為迷心之鳩毒斲志之斧斤而日加樽  
節焉則萬壽無疆之本也二曰清講學之功夫  
陛下臨御以來日御經筵日親講讀其務學亦既  
勤矣然臣以為異時聖齡尚冲故但畧領其大意  
而無勞於問究今  
聖心日益開朗則  
聖學宜日益精密今 經筵日講之時大臣在列  
講臣在前有所疑難而詢問乎否也有所有得於



心而訂証乎否也有以今日所行之政事與古帝王所垂之訓典而參考乎否也是雖陛下之生知不惑而亦豈聖王好問好察之至乎伏願陛下於講筵既罷之後退御後殿舉凡所講之經若史一一而思繹之內以求諸心外以驗諸政而又輪日講臣以備參問久之智慮益明義理益精其益不少矣三日務咨訪之實夫陛下之於天士至懸隔也所恃以熟知政務而練達民情者諸

輔臣之獻替耳侍講侍朝畢事而退其他以非時召見者無幾矣召見而從容促膝上罄其所欲言而下盡其所欲言者又無幾矣伏願取諸司章奏置文華殿陛下日御而日召輔臣而議之暇則羣諮曲詢旁及閭閻稼穡之細隱無傷也其他若九卿大臣陛下之所使股肱樞要者也撫按藩臬之長陛下之所使廉察宣布者也或非時召見以叩其職務之弛張或非時召對以審夫民情



之利病則不惟可以審察人材洞悉民故而亦且以示神明於天下矣四曰防近習之蠱夫近習者陛下之左右便辟相與睥睨者也此輩忠實愛君者常什一而蠱惑銜誘者嘗什九至於忠實愛君而能導之以正者百無一二焉何也人君必有所沉溺於內而此輩始得以恣肆於外也今陛下春秋日茂嗜欲漸形而又接見大臣之時少燕處深宮之時多臣意左右近習必有先意導諛以非

常可喜之事殊尤難得之物俚穢淫惑之言伺間隙以求一中者矣伏願陛下以閑靜娛其身以寡欲娛其心以經術文史娛其神以習見正人樂聞謹論娛其耳目則彼雖有窺伺之奸無繇以入即入而

聖志亦無所遷矣五曰杜侈汰之萌夫陛下以儉德臨下十六年矣邇者費用漸廣取發漸多豈聖心真加侈於前哉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人君



富有四海此猶銖兩之費耳且以爲法所當用例  
所常有故 陛下遂從而聽之也豈知大農之蓄  
積皆郡國之租稅郡國之租稅皆生民之膏脂生  
民之膏脂即國家之元氣窮州僻縣之民有以一  
金一錢之逋負而典衣絕粒者

聖上弗知也有以十金百錢之逋負而賣妻鬻子  
者 陛下弗知也有以一歲二歲之逋負而絕戶  
以逃遂歿於溝洫者 陛下弗知也又有以逋負

日月之不時鎔鍊之欠缺而遂斃於樗楚之下者  
陛下弗知也然則積而至鉅萬可知矣奈何以充  
無名之賜予市無益之玩好哉伏願 陛下特令  
該部大臣條悉

祖宗經費之典內費歲幾何今所增加而宜汰者  
幾何著爲定式而日加節儉焉則非惟天下生靈  
之福而亦所以培國家之元氣也六曰絕神奸之  
惑夫 陛下聖明之君也而又畱心經史之訓密



邇講讀之臣其於五帝三王之道必有所槩於心  
矣夫何神奸之惑之有獨惟夫數年之間歲時多  
所禱祠宮寺多所修造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此  
爲陛下祈壽爲生民祈福陛下以爲實然而  
聽之而在廷之臣亦以此名爲陛下祈壽爲生  
民祈福是以雖知其非而不可言耳臣以爲今日  
雖未見其大害於政而其漸不可長也伏願陛下  
下清心寡欲以養壽命之原厚下愛民以爲祈天

之本節財薄歛以造四海之福諸凡祠禱修造悉  
從罷止則管臣所爲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  
萬者真於陛下見之矣以上六事皆聖學之  
所關係今日言之雖已見其端而未必見其害矣  
今不察則他日傷於德而蠱於政有不可言者  
陛下儻能留意臣言則聖心益明聖志益定  
聖德益純而天下之治皆可不勞而舉矣臣草野  
愚蒙罔識忌諱亦不勝惓惓忠愛之意耳非敢冒



昧抵觸以干斧鉞之誅也伏惟

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臣等竊惟聖明裁察而天下

報命疏

奉差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命乞休事天啓二

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泰昌實錄稿成前

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用就彼支給

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感

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

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



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勅見應天府例無  
工食而其書充棟就結爲難臣仍歸里大集書備  
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  
差中書沈俱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爲三百本  
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  
蒙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實  
以私家作事孑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  
追也但臣有刪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年留中之

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  
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  
爲後事師者別爲選擇訪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  
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稅請  
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  
者

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  
者畧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



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  
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  
傳寂寥數行袞鉞斯在如

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  
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  
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  
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  
時莫詳本未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

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  
陪京之日曆杼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  
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  
徵辟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之佐前後十九年其  
書始成

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爲  
濫况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  
神祖作養之史材



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  
 無我賜環賜珖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  
 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  
 無矯飾乞 勅下吏部允其休致 舍哺鼓  
 腹之民戴堯天而永永矣

引年乞休疏

奏為引年乞休以安愚分事臣聞無遺壽者聖王  
 所以禮賢也不能者止臣子所以自量也臣年三  
 十五歲中已丑進士改翰林院編修又六年陞湖  
 廣副使奉 旨以編修養病又六年起湖廣提學  
 副使在任一年六個月歲科俱徧外官無告病之  
 例致其仕歸科臣拾遺吏部侍郎楊時喬奉 旨  
 留用又三年起補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南科



黃起龍拾遺吏部尚書孫丕揚仍咨臣供職臣已先告致仕自此安於肥遯雖時有山東登萊道河南彰德道汝州道之推擢臣皆懸車不赴家食二十年有餘矣恭遇

皇上念

先帝憑几之命敘講讀微勞起臣太常少卿游列宮詹又以泰昌實錄成敘纂修微勞陞臣今職榮寵逾涯夢想不到即當控辭以安愚分所爲冒

病間關匍匐入都者因編摩書冊當赴闕恭進贈蔭殊恩當赴闕祇承耳今則二豎交侵五枝皆盡雖報國之忠靡展而引年之典已及臣能乞身於疆壯之日而敢趨趨於漏盡之時乎且夫隱鱗藏羽充牣九衢昔之緇衣幾爲貂續郭隗有言曰致士請自臣始臣亦曰省官當自臣始實內睽於疎庸外迫於疾病披露腹心毫無矯飾者也惟勅下吏部允其放歸臣得以餘年同擊壤之民共



歌帝力而祝其聖壽之無疆臣不勝感激之至其  
 然則漸於也必非其意也夫聖德之心在於濟世  
 曰好士好日用教引亦曰好官好法好財貨內類  
 無難於求好女澤者之治也然則漸於也必非其  
 其於國非之日而難教也然則漸於也必非其  
 齊蓋壞法因之思德英而民平之典也又其  
 進 教風當也 國無不平今惟二聖交好正  
 齊國開國以來惟此國漸於書冊當其國也

表

進

神廟留中奏議彙要表  
 伏以君有舉而必書國之彞典后從諫而作聖治  
 之善經雖嘉謨嘉猷之顯晦有時而左史右史之  
 網羅必悉既已刪繁而舉要故當彰往而詔來臣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太古之事若存若亡典  
 謨之書亦經亦史股肱耳目皆為獻納之司吁咈





都俞即是嘿成之象一德陳而格天格帝徽言告  
於文子文孫時無五諫之名安取三長之採自堂  
簾之既遠致上下之不交議論則自簡而之繁糾  
繩則以筆而代口雷霆摧而噤同仗馬雲霧墮而  
牘可汗牛非有淘汰之功孰冀涓涘之益惟聖  
神祖際五百餘歲之景運在我明開四十八年之  
太平成訪初殷朝稱不諱堯勤既勸臣鮮勿欺玄  
黃之戰紛如而黑白之分寂若賜玦屢見闢門罕

表

聞既非一一而吹之則雖九九亦進矣然玉管銀  
管與斑管必徵事以取材大書特書不一書難翻  
空而成案過而廢毋寧過而存傳其疑不若傳其  
信狐裘粹白必資衆腋之溫雞蹠棄餘猶是兼珍  
之味但有未焚之草恒多可獻之芹其大者如蜂  
蠶寢謀青宮成其羽翼驪駒導路赤社杜其菀枯  
持玉尺以程材操金篋而發覆陰陽爲炭復太公  
園府之規璧馬沉河修瓠子金堤之跡藏富於國



藏富於民何以催科而不擾上刑適輕下刑適重  
何以讞決而不寃他如九塞夷落之情三略殲鈴  
之秘多筭則勝揅時所須徒薪或失於幾先蓄艾  
可禪於善後醫有方而奕有譜庸可按乎建之鐸  
而設之鞞是之取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姿天挺峻德日升欽翼於日且日明  
肅雍於在宮在廟細旃廣廈神交帝驟王馳華渚  
丹山瑞叶星輝海潤丕揚祖烈修金匱之編廸

簡臣隣集石渠之選謂筆則筆削則削雖爲孔子  
之刑書而日係月月係年即是近時之邸報顧三  
館之挂漏已甚而舊京之藏副差完微臣寵藉翰  
軒書成漁獵惟此至是之是得諸衆尤之尤人閱  
世世閱人雖似刻舟之劍後視今今視昔何殊記  
事之珠披沙獲寶綴警策於片言開門見山攄庸  
愚之一得蓋真主求賢將留爲再世之用而蓋臣  
陳善或借諸異代之言况相如之賦武皇恐生不



同時崔寔之書人主宜寫置座右但使伏蒲蠹簡  
 不憂一 天聽之益高則東閣空談亦是孫謀之貽  
 厥矣伏願 法軌之律 體成之虛時以 萬幾  
 之暇畧垂 乙夜之觀師亦何常民可為監以惟  
 求舊益廣清問於合宮直以從繩盡納羣流於大  
 海則鳳見河清之瑞史不絕書而天苞地符之靈  
 世其永賴矣書凡四十卷目錄一卷敬隨表上  
 進以 聞

頌

萬壽無疆頌 閣試

臣聞天佑下民作君而作師聖秉大德必名而必  
 壽感靡弗應信而有徵恭惟我

皇上握金鏡調玉燭纂大宅丕迓和鼓鬯宣

九聖之重光襲百靈之奧祉十八載於茲矣時惟

仲秋節屆

聖誕重輪方朗天德出寧泰階入旦而靡輝莫莢



不春而愈茂是日也  
皇上麗左个服山龍受策上玄御圖靈岳汎祥烟  
於五節傳瑞氣於三辰少室呼嵩河宗獻寶鳥牽  
推髻旅於象胥天產地毛紀於王會既洽大禮於  
兩宮復聚歡心於萬國神人胥悅夷夏率俾羣公  
咸曰休哉  
天子嘉與其此可謂百福攸同千載其盛矣臣又  
聞之禮因義起頌豈忘規是以堯祝華封周咏天

保沿及後代著爲令儀每於震夙之期輒效天齊  
之頌莫不式歌且舞執壤稱觴然惟金鏡陳於垂  
拱無逸進於天申流徽後來肩美往牒豈不以道  
周萬物者其休弘功濟羣生者其祥大惟一二日  
兢業乃千萬年熾昌者乎繇斯以言雖宣敘景鑠  
鋪張符命義殊於導諛意合於明謨也敢拜手稽  
首而作頌曰  
天佑我明奕世載德勉勉我皇懋建有極得一以



貞奉三為式乃集純嘏其數不億

皇帝之仁煦焉以春斟酌元氣蘇鬯勾萌

皇帝之明光照四表與交遐陬天霽日晶

皇帝之武赫聲濯靈翕張魁柄震蕩風霆

皇帝之靈江海下谷止輦惟勤轉圜匪速一十八

載體道無疆儀天作兩叶化台光有秩斯佑既壽

永昌相彼秋旻有露以湛鏤彼玄樞有繞其電里

神自升河明若練乃披瑞籙乃納貞符九閣塵揚

百辟雲趨韶武交錯琮璧分敷德至於天南極炳

耀德至於地玉芝神草軋愷坤懌民熙物皞孰曰

岡陵孰曰恒升於穆不已歲功久成惟聖時憲緝

熙光明毋搖毋勞不邇不殖雖休弗休日慎一日

保毓太和疑承大曆不酬而醉含德以嗜長愉汪

濊永固豐熙如游建德如在華胥自今以往至萬

斯年睹聖之作象帝之先七十二家定命我兼下

臣作頌颺於九延



引竹賦與竹人賦  
 漢書禮樂志  
 禮樂之於人  
 猶木之於土  
 猶水之於源  
 猶火之於薪  
 猶君之於民  
 猶天之於地  
 猶日之於月  
 猶星之於辰  
 猶風之於雲  
 猶雨之於澤  
 猶雷之於電  
 猶龍之於水  
 猶虎之於山  
 猶鷹之於空  
 猶魚之於淵  
 猶鳥之於林  
 猶獸之於野  
 猶人之於世  
 猶天之於地  
 猶日之於月  
 猶星之於辰  
 猶風之於雲  
 猶雨之於澤  
 猶雷之於電  
 猶龍之於水  
 猶虎之於山  
 猶鷹之於空  
 猶魚之於淵  
 猶鳥之於林  
 猶獸之於野  
 猶人之於世

贊

泰昌實錄贊

史臣曰臣讀書至周成王顧命曰無以元子釗冒  
 進於非几而已不敢稱堯舜也稱堯舜者自  
 先帝憑几始豈不炳燦千古哉要以言大非誇真  
 知允蹈有可揚厲者焉狗齊蒙養弗論已出閣講  
 學以後神智日開既已明習世故知險知阻而容  
 色溫然而動止泰然內庭有苑枯之形而若弗知



也者外庭有羽翼之激而若弗聞也者即冊立尋常事耳時而舉碁時而反汗大臣去小臣譴宜何如動於耳目者而

帝也有變變無慄慄潛之又潛恒以一德主器之重安於泰山非孝通神明不至此

福邸就國抱持慟哭左右皆泣不能仰視狂且發難羣臣譚譚

帝於陛前曉諭曰爾等爲無君之臣欲使本宮爲

無父之子乎群器遂息所全實多

神宗末年以皇貴妃屬

帝

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於天地聞者無不感動皇貴妃進封遵奉遺命盈庭之爭曾不忍奪以戚畹哀請而後止嗚呼風雨不迷藏蓄俱化舜之大孝也若乃臨御幾何欲善無厭撤稅使散內帑賚邊戍緩織造召耆碩起忠賢廣閣員



錄舊講所謂急先務急親賢者  
 帝皆有之升遐之日薄海窮陬若喪考妣此帝堯  
 九十八載在位之民情而  
 帝得之四十日間何以入人之深乃爾哉蓋以舜  
 之孝擴堯之仁感孚之本有在諸善政改絃之外  
 者矣夫官天下者壽在令名家天下者壽在長世  
 神宗雖不豫乎何難四十日延也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則國本人心幾不可

問接續之際危於懸絲

帝之不永天所以佑 國家千萬年之永也

廟號曰光

帝之光被上下者無餘憾矣







求交考古問津晝爲宵得靜養瞬存毋曰深居不  
廢聽斷九重嚴邃三接猶判一念不新羣情必渙  
辰午二朝休哉舊貫毋曰索處不輟討論便辟易  
志治豔汨真講筵濟濟格論斷斷召對盛典欽哉  
慎遵毋曰勤勞有妨珍攝此身康寧繇心兢業戶  
樞不朽流水不涿法天行健諒哉往牒主不勤勵  
暇日必多曲房繡幕恒舞酣歌豈不愉快恐戕天  
和三風十愆聖哲所訶主不勤勵陰陽或易天之

晦明人之感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古聖王宵  
衣盱食主不勤勵民瘼恐遺寸絲粒粟億膏兆脂  
閭閻之積宗社之貲有無不言少府何私主不勤  
勵愛憎恐懼願指拂心榜箠任意敢不受哉其情  
實慳鳥窮則啄獸窮則驚湯敬日躋盤孟勒詞武  
敬勝怠几杖得師

聖主好善時命箴規小臣祇承敢告僕司







成祖犁而未盡

露布

先皇許以自新始因戀犢歸降執叛以求通後作  
饑鷹縮印稱藩而向內邊無斥堠烽火已二十年  
歲致金絮絲縉且數百萬謀臣石畫屢言表餌之  
疎 聖渡海涵祗取干戈之偃豈意戎心難饜漢  
過不洗俄聞蠶繅之來敢肆犬羊之侮駕言迎佛  
久往敬於莽洲假道搶番竟憇陵於河內因將士  
承戢兵之後尚緩靈誅致火酋有輕我之心大張

游氣羽書累奏 廟筭獨神 皇斯一怒詢於帷  
幄之臣 御札十行明見疆隅之遠大蒐戎輅爰  
鑿橫門臣等仰承 英畧知宵旰以膺寧俯竭忠  
誠敢夙夜之或懈軍需十萬得俗給於尚方士旅  
百千聽調集於他省隨機順勦進則豈暇身圖乘  
勢長驅滅之然後朝食以臣某統將吏則申令於  
畫戟雕戈之中而氣增百倍以臣某核功罪則載  
筆於牙旗玉帳之下而公協衆心以某官某督糗



糧則運策輓輸之計而餉足三軍以某官某入應  
援則陳師要害之衝而兵聯四伏前驅則萬騎俱  
馳先鋒之勇莫禦奇兵則一鼓遂合犄角之勢已  
成計道里則分地爲防相便宜而并謀爲助顧茲  
蠢爾之醜何當赫奕之威自用兵以來未逾九月  
即班師而返大捷一時搗穴窮搜若燎毛之易盡  
揮戈邁往果壓卵以無遺谷塹填尸獻馘遂踰於  
萬級長纓繫頸獲獐奚止於七擒始焉奮螳臂以

當輪今也截鯨皮而製鼓太白入月星符摧虜之  
祥高鋒彗雲士奏吞胡之績晉漢斬郅支但乘其  
無備唐擒頡利蓋得於已降猶足以揚昆山之威  
遂至於雪渭水之恥豈如今日卓軼前朝兵應者  
勝義讐者王百夷俱震進可以戰退可以撫二利  
兼收此皆繇

皇上威極雷霆謀先造化得道多助惟斷乃成民  
勞訖可小康甫迓升平之福胡滅誠爲大度願修



安攘之猷臣等無任懼忤屏營之至謹露布以聞  
 皇上親臨雷澤式並外郡並之世世濟世也  
 兼外此皆親  
 淵源等沐王百夫歸家數四以類茲以恩賜口  
 慈至外雲雷木之唯音收令在車馬前陳意  
 無謂與歸時味若皆依存再歸其日歸其山  
 揮高登雲雲十衣衣歸之歸谷為神聖其  
 當歸今也歸歸式而歸歸太日八日歸其歸

考

歲差考 節課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  
 正授成作之期以定幽明而援神人以釐百工而  
 熙庶事者也夫撓以來賢聖代興求測之法亦云  
 屢矣當其時非不犁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  
 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杪忽之間而人  
 以梗槩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



也堯典仲冬日在虛一度故昏昴中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抵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於今日計年凡二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

行於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則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唐堯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槩而論之通於古必不合於今密於今輒又疎於古繇斯以談其不精一也然則評往匠之疎密寤晷景之修短窮玄妙之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惟郭太史哉太史公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



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影以求氣至耳古法擇地平行設水準續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額表短則分秒太多半多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淡雖設望筭置小表而實景終未可得乃高之爲三十六尺之表創爲景符以微竅取日光實得中景不差毫末積日累月取仲冬前後相埒之期參筭得中以爲履端履端既正一歲之候從而正矣故治曆者以人

而求天者也非以天而從人者也昔人以管窺天  
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杪耳今制渾儀測用二線  
纖微可考其時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  
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又前之所未有也  
故授時之法測景驗氣考古信今得每歲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杪日所周天得三百六  
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杪每歲而日却一分五  
十杪積六十五年有奇而日却一度定爲歲差以



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歲差而損歲餘遞推而上徃徃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忒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授時之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爲精密而於中十事猶爲未合太史以爲日行失度之驗數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則驗其變畧其十事之離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

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以減筭而推者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徃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



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妄得謂在初之時皆長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為直可信，聊記於篇以俟後之修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徐士竑

門人

許

閱

卷之五終

